

陈岸峰 著

甲申詩史

吴梅村书写的一六四四

JIA SHEN SHI SHI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人民出版社

JIA SHEN SHI SHI

吴梅村书写的一六四四

甲申詩史

陈岸峰 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甲申诗史：吴梅村书写的一六四四 / 陈岸峰著.
—石家庄：河北人民出版社，2016.6
ISBN 978-7-202-11179-6

I. ①甲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古典诗歌—诗歌研究—
中国—明代 IV. 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64327 号

书 名	甲申诗史：吴梅村书写的一六四四
著 者	陈岸峰

责任编辑	王 静 王 岚
书名题签	赵险峰
美术编辑	李 欣
封面设计	赵 建
责任校对	张三铁

出版发行	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印 刷	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-----	----------------

开 本	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

印 张	20
-----	----

字 数	235 000
-----	---------

版 次	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书 号	ISBN 978-7-202-11179-6/I·1133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定 价	48.00 元
-----	------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吴梅村像（顾见龙绘）



推荐辞

明末清初之悲惨历史，一直成为中华民族之遗恨，亦成为后世学者之长叹。扬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，是中华民族的椎心之痛。

此书对亡国问题剖析，可谓精细入微。尤其读到二章三节，仔细论述崇祯长期吝惜，贻误战机，不免令人扼腕痛哭。库存三千万两不用，却向大臣募捐得以集资二十万两，然后以沧海一滴之水，救弥天火势，大明焉得不亡？前期百万兵饷不出，后期徒然遗留亿万财富，送给李自成用千百驼马运出京城。昏君临死之前，居然妄自向天慨叹，君非亡国之君，臣乃亡国之臣，不亦可耻可笑乎！

陈岸峰教授藉吴梅村之生平言行，对天崩地裂之经过、对朝廷内外君臣之言行与是非因果，有仔细之论证与描绘。历史可以训示后世，人物可以范式中外，吴梅村、钱谦益之师友朋辈，与及瓜藤藕丝之人群，无论贤愚主丑，于时之种种心术动静，皆能体现国家浮动、社会危困之际，世人如何涌现良心与自性。

陈教授著作的特色，一向能够以翔实材料为基础，以通达语文为工具，以严肃态度为力量，深入浅出，化出感人肺腑之成果。我一向赞赏他的作品，认为是学术与文艺结合之榜样，可供大专专家、中学师生，以至业余人士细心阅览、精究或参考。

王晋光

香港艺术发展局评审委员/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

2014年9月26日

目 录

第一章 『甲申之变』与『传心之史』

壹 『甲申之变』 003

贰 诗·史·诗史 004

叁 传心之史 011

肆 史学与史识 015

伍 『诗史』之誉 023

陆 诗史之形成及其特征 028

柒 各章安排 042

第二章 此龙僵卧难扶策——吴梅村的政治参与崇祯政权的存亡态势

壹 前言 045

贰 复社的政治抗争 046

叁 兵饷与内帑 058

肆 用人不效 066

伍 迁都之议而不决 074

陆 帝师的期许与无用之叹 079

柒 结语 084

第五章 爵杯江水话中兴——南明政权的覆灭

壹 前言 185

贰 新君人选之争 186

叁 『中兴大业』 194

肆 弘光帝的荒淫 202

伍 弘光政权的崩溃 205

陆 其他南明政权之失败 208

柒 结语 214

第六章 吾辈飘零何足数——『甲申之变』期间的社会状况

壹 前言 217

贰 仓皇值渔火 218

叁 今朝破帽迎风雪 224

肆 独有龟年卧吹笛 231

伍 江湖到处逢征战 244

陆 官吏逾贪狼 247

柒 结语 253

甲申诗史

吴梅村书写的一六四四

目 录

第三章 铜眉赤马知何处：『绥寇纪略』及其失败

壹 前言 089

贰 流寇 092

叁 战绩辉煌 097

肆 转折点 101

伍 柿园之役 106

陆 潼关之败 109

柒 结语 126

第四章 匈奴地动渔阳鼓：晚明边患与『甲申之变』

壹 前言 129

贰 袁崇焕之死 131

叁 墙子路之败 136

肆 贾庄之败 137

伍 松山之败 146

陆 冲冠一怒 149

柒 结语 181

第七章 却悔石城吹笛夜·恋情的忏悔及自我批判

壹 前言 257

贰 草间偷活 260

叁 横塘秋夜 269

肆 伤心往事 276

伍 江州之泣 278

陆 恋情的忏悔及自我批判 285

柒 结语 287

第八章 总结 289

征订书目 294

原版后记 303

简体版后记 305

甲申诗史

吴梅村书写的一六四四

第一章

◎

『甲申之变』与『传心之史』

“ 甲 申 之 变 ” 与 “ 传 心 之 史 ”

壹 “甲申之变”

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，李自成（1606－1645）率大顺军攻陷明朝首都北京，^①崇祯（朱由检，1611－1644；1627－1644在位）于当天子时在煤山的寿皇亭自缢殉国。由此，统治了中国二百七十六年（1368－1644）的明朝政权，终于倾覆，其时为崇祯十七年，亦称甲申年，故史称“甲申之变”。四月二十二日，镇守山海关的辽东总兵吴三桂（长伯，1612－1678）引清兵入关，并与满清摄政王多尔衮（1612－1650）联军，在一片石（辽宁与河北的分界处）合力击溃李自成的大顺军。五月三日，多尔衮拥顺治（爱新觉罗·福临，1638－1661；1643－1661在位）进入北京，中原易

^①吴梅村记载：“十七年甲申正月，李自成称王于西安，僭国号曰顺，更其名曰自晟，改元永昌，造《甲申历》。”至于四川，张献忠则于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即位，“称西王，改元大顺，以成都为西京”。分别见吴伟业撰，李学颖点校：《通城击》《盐亭诛》，《绥寇纪略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），卷9，页259；卷10，页289。

鼎。

“甲申之变”的历史悲剧，皇帝殉国，国家沦丧，天崩地裂，遍地烽烟，震撼了充满历史意识的诗人吴梅村（吴伟业，骏公，1609—1671），在忍辱含垢之余，他惟有赋诗书写社稷倾覆之始末，以尽史官与诗人之责任。其作品，诚如沈德潜（确士，1673—1769）所言：“故国之思，时时流露。”^①在吴梅村全方位的诗史书写之下，“甲申之变”翻天覆地的动荡变革，犹如悲壮的画卷，慢慢展开，悲恨相续，可歌可泣。

② 诗·史·诗史

① 诗与史

孟子（前372—前289）曰：“王者之迹息而诗亡；诗亡，然后《春秋》作。”^②孟子将《诗经》与《春秋》等量齐观，均视为历史。及至汉儒，则用以史证诗的方法研究《诗经》，明确地将《诗经》视作历史文献。隋末的王通（仲淹，584—617）则更提出“三经皆史”的观点：

昔圣人述史三焉。其述《书》也，帝王之制备矣，故索焉而皆获。其述《诗》也，兴衰之由显，故究焉而皆得。其述《春秋》也，邪正之迹明，故考焉而皆当。此三

①沈德潜：《清诗别裁集》（香港：中华书局，1977），卷1，页13。

②孟子：《孟子·离娄篇第四》，毛子水等注译：《四书今注今译》（台北：商务印书馆，1995），页217。

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，故圣人分焉。^①

王通由《诗》而见“兴衰”，可谓是“诗史”观念之真正起源，当然他并未就此再作伸述。简而言之，《尚书》《春秋》及《诗经》均可视作历史材料，其区别仅在于阅读的角度与方式而已。由此可见，以诗为史，其来有自。

② 诗史

“诗史”一词，最早见于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：

至于先士茂制，讽高历赏，子建函京之作，仲宣霸岸之篇，子荆零雨之章，正长朔风之句。并直举胸情，非傍诗史……^②

《南齐书·王融传》则有：“今经典远被，诗史北流。”^③至于“诗史”一词作为历史事件之评价的功能，则始见于晚唐，孟棨（初中，生卒年不详）曰：

杜逢禄山之乱，流离陇蜀，毕陈于诗，推见至隐，殆无遗事，故当时号为诗史。^④

即是说：一、诗史必须呈现时代背景；二、诗人有“推见至隐，殆无遗事”之书写能力。以上两点要求，第一点则必须恰

①王通：《文中子·王道篇》，浙江书局辑：《二十二子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），页1310。

②沈约：《宋书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），卷67，页1779。

③萧子显：《南齐书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2），卷47，页819。

④孟棨：《本事诗》，见丁福保辑：《历代诗话续编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），第1册，页15。

逢其乱，方能言之有物，如杜甫（子美，712—770）遭遇“安史之乱”（755—763）并被拘禁，从而只身千辛万苦前往追寻唐肃宗（李亨，711—762；755—762在位）的行在时，历经战乱期间的社会百态，方成其诗史。至于第二点的“推见至隐”与“无遗”的要求，比正史的要求更为严格。准此而言，“诗史”意识自出现于文献，即已具备历史的功能，而非只是作为历史的附庸。

③ 宋、明的诗史观

及至宋、明，宋儒普遍采用“诗史”的观点以评价、推崇杜诗，尊杜甫为“诗圣”，称其诗为“诗史”，便与“以诗为史”的观念有莫大关系，《新唐书·杜甫传》评曰：

甫又善陈时事，律切精深，至千言不少衰，世号诗史。^①

南宋的陈岩肖（子象，约1110—1174）在《庚溪诗话》中曰：

杜少陵美诗，多纪当时事，皆有据依，古号诗史。^②

文天祥（宋瑞，1236—1283）在《集杜诗自序》中曰：

昔人评杜诗为诗史，盖其以咏歌之辞，寓纪载之实，而抑扬褒贬之意，灿然于其中，虽谓之史可也。^③

①宋祁等：《新唐书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7），卷201，页5736。

②陈岩肖：《庚溪诗话》，见丁福保辑：《历代诗话续编》，第2册，页398。

③文天祥：《文山先生全集》（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65），卷16，页553。

从以上三条数据可见,《新唐书·杜甫传》所说的杜诗只在于“善陈时事”及其鸿篇巨制“千言不少衰”,而陈岩肖与文天祥则更特别提及杜诗“皆有据依”与“纪载之实”的特征,后者更附上“抑扬褒贬之意”。由此,“诗史”的内涵更为丰富,即“诗史”与“史”同样具备“春秋之笔”的批判精神。

及至“甲申之变”,在忧患意识的刺激下,诗史观念益加突出,钱谦益(受之,1582-1664)曰:“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”,他以宋末的诗歌为例而提出:

考诸当日之诗,则其人犹存,其事犹在,残篇啮翰,
与金匱石室之书,并悬日月。谓诗之不足以续史也,不亦
诬乎?^①

钱谦益在此将“诗”的地位抬高至与“金匱石室之书,并悬日月”,可见其推崇“诗史”之心的迫切,原因在于易鼎之际,成王败寇,正史之论述权力已为夺得政权一方所独占,故真正能传“史”者,惟有诗矣。钱谦益特别强调的“其人犹存,其事犹在”,只要一息尚存,即使“残篇啮翰”,同样具备文天祥所推崇的“抑扬褒贬之意”的功能。钱谦益传承并阐发文天祥之观念:诗足以续史。至于黄宗羲(太冲,1610-1695)则更指出:

明室之亡,分国鲛人,纪年鬼窟,较之前代干戈,久
无条序。其从亡之士,章皇草泽之民,不无危苦之词。以
余之所见者,石斋、次野、介子、霞舟、希声、苍水、密
之十余家,无关受命之笔,然故国之铿尔,不可不谓之史

^①钱谦益:《胡致果诗序》,钱曾笺注,钱仲联标校:《钱牧斋全集》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3),第5册,卷18,页802。